





積于中者之謂道發于外者之謂文有道有文然後
可以為君子道有用舍文有否泰然用舍否泰在命
不在道與文也君子不以其命之窮而輟于為道道
之不行而不廢于學文故雖身厄于當時而名顯于
後世者繇此也河南穆公諱修字伯長天平人少舉
進士有名廣場中真宗封泰山之年詔齊魯諸生以
經明行修公實在其選越三年就詮調補秦州司理
叅軍居職以直自任無與合者人皆憚忌卒誣之罪
遂貶池州再逢恩徙潁蔡二州為文學掾卒不復用
明道元年秋九月終于家如公可謂命之窮道之不
行也已而未嘗廢文大凡有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
舍諸仁義以為質平時所見於簡策殆者踰數千萬

言時人得之且愛且學及公之歿無擇求遺文於嗣
子熙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與無擇所
藏增多詩一十二書序各一又從其舊友而求之往
往知愛而不知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為三卷題
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歷三年春南康清修閣中序

穆叅軍集卷第一



河南穆 修伯長著

范陽祖無擇擇之編



江南寒食

江城水國春光饒清明上巳多招邀花陰連絡青草
岸柳色掩映紅欄搞歌調嘔啞雜吳俗髻鬟踈削傳
南朝誰憐北客歸未去楚魄湘魂唯暗消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江天梅雨畫蕭蕭送別愁吟白紵謠處士才高融未
薦騷人魂斷玉方招自傷握驥心千里空羨溟鵬志

九霄酒罷征鞍迢遞去不堪回首木蘭梳

其二

君歸迢遞淮西路我客蕭條秋浦城惻惻相看復惻惻
行送別重行途中猿鳥哀聲斷馬上雲山遠
碧橫富貴窮通俱未決直傾樽酒沃離情

食魚

南有嘉魚異常趨四月期江天專伺至烟網密爭垂
乍戲汀蘋末初循水荇湍競搖輕舫艣寬罩碧漣漪
占浦搜深藻空波出素髭數頭餘玉質二色類銀姿
貨鬻斯為切鮮腹敢暇知青錢邀價直華屋市新竒

珠沫綠條照霜鱗逐刃隳扣顱瓊聚骨剖腋錦分肌
味佐芳菘愜香參苦笋宜羹甌融膩玉膾筋胃一作縷
寒絲湘鱠非吾偶河魴孰與夷薦新奚尚鮪稔毒即
殊鱣鱸訝休官易鯖嫌醒酒遲自當頻佐膳所惜易
過時

魯從事清暉閣

庾郎真好事溪閣斬新開水石精神出江山氣色來
踈煙分鷺立遠靄見帆迴公退資清興閑吟倚檻裁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勿歎從卑位聊欣適去情愁風九月急飛鳥一帆輕

鱸斫江鱗活杯嘗楚釀清歡一作華莫回首寵辱正
堪驚

送靈師歸吳

靈師殊可尚頗不類浮屠託跡雖依佛留心獨喜儒
風塵倦京洛水石憶勾吳破寺杉松老南歸舊隱孤

江南春

杜若谿邊待釣船怨紅傷翠助鷓鴣戰回春事青蒲
劍買破韶光綠荇錢千嶂遠圍芳草國一江晴浸斷
霞天未知多感多愁客何處偷尋甕底眠

寒食

江邊又寒食僮客柰離襟恨滿玉孫草愁多望帝禽
雞毬輕薄事歌酒宴游心盡付吳兒輩唯知屏跡深

江上送陳翹還無為

江上寂寥春雨晴江邊苒苒春潮平相逢未盡斗酒
醉相送又速孤舟行篁竹窮鎖秋浦郡煙波渺隔無
為城音塵兩地不千里勿使負君金玉聲

殘春病醒

風簾窸窣燕啼、卧對殘芳起鬱陶乍困游車一作

春尚在未醒扶枕日初高煩腸屢沃瘠難解病髮慵
簪癢更搔欲為風光輕賦別正無慘賴染江毫

書事覺菴

惠澤涵濡四海同，微生曾莫預昆蟲。不參品物陶鎔外，獨作窮人蓋載中。深窵已顛猶磷石，危茗將擇更推風。一家寄命嗟無地，何負明神與上穹。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并序

滎陽毛生有墅在宣城之南陵，嘗作村居詩十首。其詩用律格五言四韻，每篇皆同上之一句。元和長慶來，詩人多是體生之往還，躡而和者數人。暨携北來，出以相示，予諷其篇而悅其事，既恨未得往從之游，喜用其韻而繼之，得以盛言生所居之

樂宣城實江外之郡而墅且在焉因首用是句

江墅幽居好，當門看水田。鳧鷖閑夕照，秔稻秀原烟。野屐無完齒，山衣有敗肩。遙聞雙闕下，簫鼓樂豐年。

其二

江墅幽居好，南塘枕野亭。菰蒲顛風綠，菱荇蓋波青。繫葦一魚艇，翹烟雙雪翎。相携二三叟，扶醉不曾醒。

其三

江墅幽居好，谿山數里長。徑通茶塢綠，門枕橘園香。藉石還勝榻，聽松不讓簧。閑游驚里巷，自作隱淪裝。

其四

江墅幽居好老農時款扉濁醪尤共醉野話但無機
山雨欲到檻竹風先滿衣南谿秋更樂稻熟又魚肥
其五

江墅幽居好賓來定不愁酒釀新出榨魚活旋離鉤
移席追松影調琴和澗流陶然方外樂名教繫何由

其六

江墅幽居好柴闥帶竹籬田頭餉耕後樹裏灌園時
鄰靜鳴秋織樵閑對野棋抵噉非我事大笑引蘓錐

其七

江墅幽居好何妨鄙事添神隨山父賽筮學野人占

露草牛羊喜秋霖黍苳嫌短墻衰柳下寒水半渠淹

其八

江墅幽居好名山對九華疎篁十餘畝古屋兩三家
碓下雞爭黍籬根虺逐蛙水邊閑送目獨鳥在秋槎

其九

江墅幽居好身如醉伯倫浮名拋可得荒宴罷何因
酌酌乘藍輦逍遙岸角巾人間莫回首容偽不容真

其十

江墅幽居好人閑晚最孤魚臨谿樹釣鳥隔水烟呼
野竹挂薜荔小花睡鷓鴣画工能状出羞殺輞川圖

燭

一箔珠簾掩映垂
房櫳清染麝香枝
佳人盼影橫哀
柱狎客分光綴
艷詩禁鎖翠明初
唱漏官牕紅短尚
圍棋長宵且乘歡
游春無限風情見
古辭

過西京

西京千古帝王宮
無限名園水竹中
來恨不逢桃李
日滿城紅樹正秋風

賦催粧

嚴粧應在繡閨中
似鬪春芳折曉風
試問天桃臨碧
沼何如艷質對青銅

送孫立東游

詩筆知名曾苦刻
文章多難久漂流
睢陽縱酒黃金
盡提劍東方暫一游

村郭寒食雨中作江南體

寂寥村郭見寒飈
風光更著微雨遮
鞦韆閑垂愁稚
子楊柳半濕眠春鴉
白社皆驚放狂客
青錢盡送沽酒家
眼前不得醉消遣
爭奈惱人紅杏花

清明連上巳

改火清明度湔衫
上巳連芳辰來屬
續游事困聯翩
酒帳經旬直花司
併日權俠兒狂不
足猶恨促春妍

合歡芍藥

薰風對折香心破
浩露雙滋粉面新
油壁車中同載
女菱花鑑裏
竝粧人
皇英帝子鍾遺艷
琬琰宮姬託
後身誰道獨呈芳
瑞晚也勝常調牡丹春

故侯園

池館朝來瓦礫存
路傍看取故侯園
身前便作荒涼
計祇樹芳菲不樹恩

送定師南游

營、學佛徒皆喜
誓吾道憐師獨異
群儒藝知探討
誦詩三四章
徃、見辭藻玉璞在
琢磨不難成至寶

知予本好古
身服仁義老
勤請送行詩
安足慰枯槁
別時汝穎路
涼葉驚秋早
南游何當還
江潭無限好

送人至邊寨

豈憚河湟遠
男兒效主恩
窮邊人不到
孤戍自分屯
馬放胡沙暖
烽傳塞日昏
軍前初謁帥
戎服走轅門

巨盜

嗣皇登位始凝旒
巨盜尋將相印收
漢室有靈誅賊
冀舜廷無患
放凶兇
後狙豈稱周公任
豺虎猶寬巷
伯投願斬都
衡謝天下不然
何用正王猷

汝陰偶書呈一二知己

汝陰窮掾計何疎四十無成坐諷書不務功名師俾
補買闔獨將仁義守蘧廬敢同賈傅希前席况異鄒
切生託後車除淚諸公時一醉守閑猶且忘歸歎

除夜

燈前清淚落衣間守歲分為客是閑老母今年七
十壽觴爭忍對慈顏

城南五題

郊步

野水岸邊逢草歇平林烟畔逐花行雨晴南陌塵埃
死倍覺風光奪眼明

獨游

水曲林幽獨杖藜郛筒香入亂花携輕肥不得尋春
意動要笙歌逐馬蹄

貴侯園

名園雖自屬侯家往客閑遊到日斜富貴位高無暇
出主人空看折來花

朱亥墓

閑登朱亥遊俠墓却望梁王歌吹臺上墓邊芳草
綠游人心事立徘徊

玉津園

君王未到玉津游萬樹紅芳相倚愁金鎖不開春寂
寂落花飛出粉牆頭

燈

香々有時當永恨依々何處照閑眠靜臨客枕愁寒
雨遠逐魚蓬耿暝烟纖影乍歇還復立冷花時結不
成圓銷魂猶憶江樓夜曾對離觴賦短篇

登苕子臺

苕國丘壠在苕臺荆棘深憑高一極目懷古重傷心
平楚蒼烟暝遙峰白日沉誰論客懷抱灌木自悲吟

希言官舍種花

纔初看君栽小園已報新花着桃李感時睠物情何
多發詠長篇託興比為言桃李富華實君子盛德尤
所似藉々相倚臨芳辰輔導春功如宰揆旁有百卉
爭妍舒特煩化匠施剝刻縷文也誇紅鬪紫亦可憐各
事繁華一時爾繁盛寧將此花同令人慕翫狂不已
義和奔御催春歸祇得銜杯且歡喜君看灼々枝上
英半雜泥塵成落葉盛衰不獨草木然人事悠々盡
如此

登女郎臺

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閑雲鬢葉輕莫把姑蘓遠相

比不曾亡國只傾城

其二

女郎名字本風流好與州人作勝游儻使此臺呼醜
女汝陰城裏一荒丘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久約燒林筍何時會勝園未嘗清氣味每厭俗盤飧
漸痛烟犀老方憐露錦繁如何玉川子苦惜籜龍冤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騎驢登縣門肩_々復何言留館竺乾舍屢携梅福樽
凶荒岐路梗冰雪歲時昏明日別君去依然蓬跡奔

樊博士化州監鹽

監醜已非職况復極南之莫識州名化徒聞水沙灘
樹驚人面果俗駭鳥言夷去_々惟強飯徵還歲可期

丙寅春雨

天地開春暉群陰爭閉之行_々二月路寒威切人肌
淫雨恣凌虐淹旬下無時頑雲埽墨合直向平地垂
蒸人共愁歎萬物皆瘡痍衆木有芳華摧沮不得施
青苞歛絳萼同向板上萎民麥悲已病泥中聊參差
嘉穀失播種雖晴諒胡為蠢彼田中氓豈惟念身飢
州縣責常賦嗷_々訴之誰幸不為盜起多應盡流離

吁哉致此異其咎安所尸悒、窮巷士屏身伏茅茨
讀書抗前古得失心頗窺天理不難究可以人事知
且欲上其說懼非己所宜有職彼尚默未當僭汝卑
勉汝無妄言言出禍汝隨誰識此懷抱獨自空嗟嘻

贈適公上人

喜得師消耗從僧問不休苦吟成白髮多病寄滄洲
道氣閑尤勝書鋒晚更適相思二千里阻別十三秋
六合勞生耳休追萬事不雲羅荒舊隱知友落新丘
想歎歐生逝應聞李氏憂師曩授國子博士李公深
遇實與其子之奇相好李
得無悼念予尋思祇如此必竟欲何求未即無言問方

期勿藥瘳終為嵩少約築室共夷猶走久有嵩少之
志去將有期因
欲招師而借徃也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遊吉祥僧舍

痛飲方期數百杯尋芳何事又空回花愁酒困春無
着却訪野僧蕭寺來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帕

蘭薰麝裊輕綃帕畧許携持又索還題破白雲深有
意要傳消息到巫山

南陌

南陌一雨後東風三月天殘花亂芳草輕絮散春烟

景色真愁絕歡悰重棄捐
張公有餘恨醜醜詎能蠲
雨中牡丹

萬金期勝賞三月破穠芳
妬忌巫娥雨摧殘洛苑香
怨啼甄后玉寒出貴妃湯
掩歛無聊極誰來替斷腸
聞報自崖徙雷成一章

從來崖貶斷還期聞徙擊雷衆
共疑却訝有虞刑政
錯四凶何事不量移

秋浦會遇

并序

大中祥符五年為海陵郡司理參軍居職以不能
俯仰自全不幸為姦人所伺誣搆以事因被罪南

謫為池州叅軍貶斥中且聞所天之艱朝廷以罪
犯不許奔哀窮冤悲苦生人所無寄一室於浮屠
宮闔戶自日外絕還徃留歲餘遇赦聽以所釁聞
將示之宥俱待命者有前泗州錄事參軍清河張
木亦受譴來是州前赦一月至與之居泊比接既
相弔語且悲且歡張君簡篤有文信義人也自是
游處以日兩盡款慰若忘窮否之為爾予自至以
艱憂中目不能視文字矧為聲偶之辭乎逮此竊
厥事聊用拾之為長詩一千二百言匪以言詩也
攄憤悒之辭也池州古秋浦地命為秋浦會遇詩

齷，幽遐地栖，會遇入窮愁艱理勝羈旅易情親
 豈意當漂謫茲諧卜竝鄰温，窺表粹晏，奉嬉頌
 直道談端闢橫流語下埋綺文何斐疊瑰行亦璘玢
 敦分初投漆交言乍飲醇操心忠義合開口肝肝陳
 共昧隨時理俱成迷患因禍來非造次語及自酸辛
 衆奮漂山舌孤縻坐獄身詆誣惟臆臆鍛鍊止逡巡
 囚任棺桐躍寃寧斗劍伸君李一作成狠翟張君之
淳者深鍛鍊我患構姦秦秦應者本以嶺南小吏承
其獄而成之是州為人狡多刻多疑納郡細之以
七十餘通判會守郡者疾病諸從事皆他適得久專
予嘗輟慢之

郡事遂典其巧縱銘刀筆幽爭調鬼神精誠懷皎日
下構予之禍

悲憤貫高旻素誓端清檢期無取玷淪斬芻嘗鼓篋

卧藁先書紳側壁疑曾辯鈞金法所循得情奚示喜

伏念不忘旬粗評評去三章直何辭一馬貧決曹誠

自任今之司理參軍司舉仰誰倫錄事參軍唐亦膺

破藏姦柱網埋剪暴輪存心固慨慕有位敢希遵驥

隸程初發虹蜺氣未振沮磨圭失色萋菲錦爭新肯

或奇虛刀翻成害實賓木招孤秀伐珠掇闇投噴跖

躄同非聖敦犖衆忌洵棘心終茹蕙蓬首不差螭冶

媚皆貍貉跳梁並狡魏不無橫席據的是惡鷹隣合

力邪攻正連謀偽誓真蠅聲移枯揭渠列蟻漏墊嶙
峴抵玉為凡礫摧松作弊神推埋智直墮排陷堵潛
填陟鄰卑濕終投誼愁憂遂放均籲辜賒益幙照覆
隔蟾跋流落窮山崦夷猶積水垠望家惟賞泣向國
祗低蟬艱毒天崩杞譴中聞朝邑遭危歲在辰辰歲
正月庭闈偏祀伯仲邈瓊璫媿未鳴夷死慙如
譚敦噉睚眦搖尾獸宛轉曝腮鱗欵棲遲郡尤居
寂寞濱土風傳細碎心事遭凶屯郭周援人烟
簇野津賈檣通勁越商颿徹甌閩谿婦收菰米村娃
賃竹薪迴頭波渺動石磷再見來巢乙也玄鳥

頻聞入市寅席每入市滿林垂嘯狖當面走驚麝水
寺傳將久沙禽漸欲馴無心從碌任志守諄早
作慵洩盥宵眠欵呷杌床閑筆格牕牖亂書筠舊
葛那支暑貧口續晨未嘗游井閉况復出城圍悒
悒危腸潰昏病目睨梅蒸衣醜黠瘴觸面薰皴未免
雞猜雀徒希鵲庇鶉素鴉求庾悅碧鶴事韋詵詎識
開三雅奚論指一困歡無官局事病免府趨塵避路
深藏拙忘機獨任純鷲輕飢鸞鸞謂瘦麒麟瑕謫
連城寶驚疑照席珍泥蟠虻肆苦塗曳嘔嘲頻機弛
千鈞秦音春剛摧百鍊鎮愠憂宜悄讒吠更狺

漸豆多聞耳全膠欲語唇已甘鍾律啞雞關釜雷震
平近歎非辜者還稱被譴臻堪持言自解姑以命相
詢頓覺窮通外殊驚得喪氓平豈煩懷魯汶并說忘
岐豳茲共追隨日時逢物景春雜花明浦嶼細草染
郊吟音珍繡羽來穿柳粧鬟太採蘋画舫江汎音銅
鼓野鼓音切荷芰卷生渚蕪菁秀出聯音鄰叢暄
茶正發秧暖稻初勻遠步尋芳徑閑留坐翠瀕小蠻
聊倒榼獨繭暫垂緡烟杪聞啼魄沙壩過祭獮道宮
披古碣僧閣凭雕楯音循滯迹慙魚鳥梁蕭方等云
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歸懷謝茗蓴
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不及魚鳥遠矣

後魏王肅事南朝好茗東又飲蓴羹及北還誰憐秦
又好羊酪或問茗何如酪曰酪與為奴尔
逐客自恥晉縲臣學憶居州里文曾力組劄曹倉祛
批稗任苑薙荆榛壯節輕宗慤奇才轢下彬賦豪擣
藻繪詩墨灑玳琳始角詞場勝爭馳義轂麟戰瘤知
景陽盟手敢他拔勇侯邀圭爵功期取鼎茵鄉書先
鶚襴省薦半龍荀藝竊登廷試名叨擢帝宸闕嚴口
紫貝陞峻拜蒼銀變化初飛壁埏和却在鈞三年紆
選調一命就陶甄冗驟司囹圄卑纔服煥珉上寮非
遂霸同列異超珣介立傍無援陰排密有魚隄防雖
少艱撼何亦多迤繳已能傷雁果仍未放麟踰年留

異域肆會奉嚴裡仰問蒼：理維窮蕩，仁良國君
未聘薄命我方湮蓬藿何當返蘭荃自可紉肴蔬調
旨膳春稅給租緡寄傲丘名麥遺榮野蹠莘退藏師
李謚貴顯讓顏竣躡跡三高士追狂六逸民耕皋營
酒秫樵谷訪琴搗畚土封花塿誅茅出果榛前音臻此音詵
園中持鈔鋪林下設置毘至理鵬齊鷄浮生菌等椿
未甘捐糞土所幸曳絲綸南面同堯禹嚴廊即甫申
固應容一叟鼓腹得還淳

穆參軍集卷第一

穆參軍集卷第二

答喬適書

河南穆修伯長著

月日河南穆修白秀才足下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
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
年樂古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輒輕信人說今
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
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
輒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
典語恠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

指以為惑謂之背時遠名闕于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忠正之士豈獨多出于古而鮮出于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于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于今則慮成淺陋將學于古則懼不取名于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為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于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于中焉是

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于時者何足為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于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譏其愚且慙或謂之為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為道學乎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為賢公卿窮于下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

也皆本于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于是也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如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為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過豈古之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名樂聞于古而喜求于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浸微浮躁之氣

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某白

上大名陳觀察書

觀察閣下修嘗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材為弊于時久矣古之所謂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才皆通材也由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權謀而名能相國者未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也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

則不然謂儒為文謂卒為武苟登之為相矣則不復
寄以軍武之任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
為將矣則不求以儒術之學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責
以文時既擇將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為異
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人之所以不盡其用其弊皆出
于此乎修嘗願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究經綸武洞
權變弛張諧物理動靜應機會陽開陰闔與鬼神造
化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者如此之人逢其時運
其才出入乎文武將相地使剛麤匹夫號名主將者
觀之聞之色死氣喪俛首聽命知將帥之道不在于

彼而在吾儒也豈不偉哉求之當今他未或覩唯服
閣下之才德風畧于斯有年矣伏惟閣下名極而望
峻識淵而量闊視鼎甲之第于當年若掇遺物之易
蹈霄漢之衢于平昔如馳坦塗之速周歷清美深集
禁密言蔚典冊筆動雲雨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共言
閣下之文章真辭臣矣一旦奉明詔去內廷統將符
分庶問莫枕攸倚來藩北門命下之晨威聲四出當
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閣下之氣畧真將帥矣天下
之所以稱之如彼者何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閣
下之才全能鉅無施不稱文德武備靡不在躬也附

衆却敵靡不如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尔然則維古
之賢傑復生諒何以加此修可不嚮風馳想氣激神
竦求一識大賢君子之風采忽不自知其貧且賤羸
糧躡屩來及魏都亦既至止復傍徨躅躅不敢徑進
則訪謀于諸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性嚴急難犯也
或曰公性深沉不測也始聞之甚懼且疑徐念之則
悟以解曰彼言公嚴急難犯者甚非也公方負天下
文武之望以賓接士大夫為切務顧肯肆嚴急難犯
之性損其容納度量乎斯不然矣彼曰深沉不測者
宜有之凡大賢君子動作施為皆不使人闕其涯畔

今公柄國重任殿河朔上流禮接邊鄰鎮靜方域非
深沉不測其何以制遠御衆乎苟行事深淺動為人
料其孰曰大賢君子乎其深沉也則宜矣既以是解
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沉不測則臨事好思臨事好思
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賢不肖進于前必有所
取舍矣宜乎小人萌進見萬一之望焉敢用致書數
百言于左右以為請見之禮俯伏祭戟之下以俟進
退之命閣下賜典之見則敢進見實旅人寒士之幸
也不賜典之見孰敢求之見蓋羈薄之命不獲遇于
大賢君子之知矣窮達進退庶卜是日敢不惟所命

之伏惟少賜憐察幸甚修恐懼每拜

上穎州劉侍郎書

月日某謹齋戒擇日裁書百拜有聞于密學侍郎閣下某竊惟哀矜惻隱君子之常心困迫飢寒小人之切患儻以小人困迫之患仰扣君子哀矜之心苟君子不聞則已其或聞之則必動于心大則必見于色當為咨嗟慘怛憫而矜之雖未知必假之大恩與否其無拒絕弗顧之理明矣某是以不敢疑懼期得懇于府庭之下庶窮悴之迹少或布聞于左右如獲贖犯尊威之罪而難用默。自己者其勢與口誠危且

窘也某死罪死罪某以大中祥符初竊進士第解褐為秦州司理參軍時年齒且少心壯氣銳實不能與俗相俯仰謀為自全之道卒以是累一旦挂于刑章毀官喪祿斥為敗具于今十年初為池州參軍日屬所天奄歿朝廷以始得罪譴不許奔憂時國子博士辛公辛公即公之外舅也方為是郡哀其艱禍窮感特以事聞果允朝旨聽其北還因獲生見老母稚弟于京師不然非辛公之力將以悲憂死諸江外常念辛公之賜厚矣某家園素來貧虛歸不足以給養其生奉老母既茫然無依因即栖于京師亦無他圖以其都會之

地平生游舊或時得逢悲其窮者輒有分濟至將西
四方大抵取塗似便以故久寓京師用不能出家雖
寄託京城身常奔走道路老幼十口食于一身違
終歲且不能周其餐粥今春國家恩詔特下失職尤
累之人許以自新由是某竊有祿食之望半年任京
廷伺一命雖室有十錢之物亦盡為薪米屋直之費
無何二月之詔裁寢某嘗與一二人同詣宰相披告
其下五人獨得從自新之典惟某六人復寘散地但
某受是命抑不敢不知幸為文學掾古之美名汝陰
郡今之善地守茲郡者復朝之重賢得古善地而事

重賢信為幸矣然事有便于名而不便于實安于公
而不安于私者雖聖人將不能以居焉某昨自趨府
之後退伏逆旅舍中所相親者唯形與影每念年高
之親旁無兼侍計日所食殆絕而莫續念之至此則
不覺心目俱斷涕霑于襟將為之柰何因自謂曰憂
思無益也今為孤親之計莫如直以誠言于旌旆之
下使重賢君子察而知之然後乞告歸養以慰倚門
悽之望將無不可者故官無職事所守俸不救于
口腹穎上昔未嘗遊足無可及之門是乃真人群中
之長物尔久留此將不難死于窮餓一身窮餓而死

可也如老母何如幼稚何是以不得不以誠而自陳
所為以小人困迫之患扣君子哀矜之心識者必不
謂之逆理而動惟寬明仁惻矜而察之優而容之不
加大罪則生死幸甚情志殞迫辭無緣飾干冒尊聽
憂灼失措某頓首

上監判郎中書 邢

月日具官某謹拜手書于監判郎中執事某為兒童
歲多依外門祖氏家由是得服執事之名久矣逮十
歲許從先君官南北則不常其居年已長即入舉子
場于時求進為人事羈束皇皇汲汲至于今不獲拜

盛德于左右徃年見先君聞執事拜官寵澤優渥時
謂某曰昔日汝外王父屢與吾言及其僚友家子弟
敦偉可器異者獨曰邢君久遠職位不同吾輩幸記
之今誠驗其語汝外王父可謂知人吾為太學生時
亦嘗辱邢君游他日汝見之必修子姪禮小子奉是
言不敢遺忘于時某方再舉于有司雖一名似失所
望其後選授秦州司理參軍區區曹掾未終秩而釁
禍繼作所天奄喪艱苦無訴去冬適自南歸一家貧
寄京師薪米不給老幼數口嗷嗷待哺相視未定旋
奔走于外以謀其食越春涉夏無時少息所以未遑

進見于執事者蓋此也近日思京城都會之地苟無
俸入儲蓄之備未易久居方謀今秋將家還汶上鄉
里葺先人故田以奉老母之膳因自為息身之計既
如此即望執事之明愈將無及矣重念先人忝執事
疇昔之舊不能當此時一請見門下是自取踈外于
長者而不行先君徃歲之命也前數日竊不量度遂
造于門館既獲以名通伺命遷延間蒙執事辭以他
故徻徨引退愧生于顏疇自思之曰執事所以拒而
不見者責其進謁之晚故也執事其實未盡察知亦
宜乎責之以晚也某又豈敢以不見望于執事雖然

苟默而不以言自辯其所以進謁之晚之故則是終
得罪于長者足以為恥今盤桓忸怩數日而復進其
言庶幾執事覽其言而盡賜察知或哀以故人子而
命之見則復敢以見如不命以見則終不敢見惟執
事亮之不宣某再拜

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
才始用為勝而號雄歌詩道未極渾備至韓柳氏起
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典仁義相華實而不雜
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密製

述如經能萃然聳唐德于盛漢之表茂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于世出入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于集家為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踰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于時何故伏真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于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

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典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攷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翦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飲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于古則已苟志于古則求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詩附

景德四年與泉州進士李君相識于京師游處且久

于時予與李君俱少年有壯心操紙筆入都省應主
司之試躍下有矜負之色窺科級歧仕進自期待者
甚銳明年春不幸則皆無成以罷後月餘遂各去京
師而歸其居地既遠且絕不相聞知如是別者十一
年始復會于京師得一舉酒而相歡對一語及往舊
事恍焉不啻如夢面老而心衰則相與皆然也予中
間雖僅成一名今又失其祿食子則猶舉于進士場
中嗟乎予與子嚮之志願百莫從其一二而意能度
十已亡其六七信乎人物于天地間甚易老且死耳
別十一年而一相聚顧昨日之少壯忽已凋耗今聚

未久而復別聚苟又如如是知他日之相視復不
如今辰之視昔時也必矣今子別我而歸我眷不能
能已者其以故人也其俱不得志也其相遠而難相
聞也其會之或賒于前也其將為之柰何請且序情
而歌事以為子送詩云

聞越子所家告以歸期征別語黯將發憤氣一作鬱

以盈男兒志未就口腹常不營胡為京城中日與翳

豢爭隋河二月路柳色傷遠行十千大梁酒金罍為

君傾酒酣微悲歌衆坐皆聳驚去矣丈夫別安事兒

女情

張君字序

春秋之法書字為褒有以知君子之尚其字也然則古之名典字必相配字者所以表名也清何張君名始字友直猶以其取義未定也而訪之僕辱其久游不獲讓為一作徐思之因請更字曰元膺方前字于義為洽而又正典名會且元為長善則仁義統稱士能膺之行孰大矣張君以辭學累舉進士始得明之定海尉祿雖卑才不踰一有職典其位甚尊而才甚愧者孰賢愚焉予既為述其字又以勉其行故為之叙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于公有悖于理知而必言此已所可為尔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居上者賢已當公而正之不賢已當直而輔之輔與正非已之職欤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乃有之矣于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于二者或莫率是道不涉于欺則陷于隨居上者其人果

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于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人佐遂能無一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強出白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人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于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取事不吾專力與為敵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游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于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天子諫臣賓接僚屬當獎正與直用

是知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于古而荒夷之民大浹其惠也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陳許于京師猶唐之視同華實四方藩輔之府來鎮其地者常自大官出故每責士歲進士獲送名于書者其榮典王府階上之四年太傅隴西公領陳之二年也隴西公之賢時莫不聞禮才接善博收而廣納不以位望驕物四方之士走陳而獻藝求顧日伏于門進士李生諷前一年嘗自蔡徃以其業修請謁禮一見獲遇甚厚自是復歸探學尤至益有聞焉今茲

歲會辟選舉生將韞挾其技舉于陳同儕輩欲生留
于斯者或解以它語予謂李生是舉往得宜者三焉
隴西公喜能樂善固材駿所歸地首藩輔其名躅易
發而光且復聞舊貫在焉有是三者可無行乎其戒
子僕其秣子駒吾將餞子以壺而送子諸塗

送呂公初序

為善汲于報，未至則更而去之末哉學者能顯
窮一致蹈道自樂而不變庶幾君子之志者邪與其
達而安不若困而固之之難也公初生于儒門庭聞
道為名進士十五年僅然獲一第後數歲始選得州

參軍日趨走塵土執下賤事充乎貌顏未常為可
憐之意予知其道固于內外物不得間而入也不然
豈免誹怨呻嘯駭躍發于中而表之也歟居職踰年
以家艱去之蘓予重其別先行以告曰慎無中廢則
豐報且將及豈惟寬裕于賤用哉

送崔伯盈序

士困窮而篤于學庶民困窮而篤于利學牟利亦口
久且博哉或泰于交或數世而弗斬焉庶民日羸口
日陷若坳坎聚潦不注則涸故少息則怠又學之口
利也蓋異于是焉伯盈篤于學者也學三十年而口

益困未知所以為利今歲詔罷舉妻死身病子單口
母寄海上思侍以孝之道用不能往因射它州之口
無有者居諸橐將自潁川之伊洛走口中都浮葭口
蕩波龍藏泊過姑蘓入吳興出谷水寧省于東安口
少進于越抵白漏圖庶民之利者將行予慮君幹口
于貨而落學故序庶民之道以告焉

穆叅軍集卷第二

程